



「這個，這樣玩。」

平時叼著香菸的巴奈特此刻蹲坐在草皮上，嘴裡叼著的不是菸，而是某種巧克力餅乾。他一保平時的永懶姿態，看著排排坐在他面前的女孩和小男孩們。

人人手裡或嘴裡也都各有一根巧克力餅乾，伊蒂斯乖巧的咬著，亞德里恩雙手捧著，安迪已經開始偷吃上頭的巧克力，安格斯則咬著甩啊甩的。「不能用手拿嗎？」安迪開口提問。
「麻瓜的遊戲好奇怪。」

「要兩個人玩，一起吃一根巧克力棒，到最後都沒有斷掉的話就贏了。」

聞言，愛爾伯塔家的孩子們頓時興奮了起來——對於他們沒有玩過的遊戲感到格外的感興趣，而且又可以吃好吃的餅乾！

他們迅速的分好了小組，伊蒂斯和亞德里恩，安迪和安格斯。

「贏了的小隊……我會發糖果餅乾。」巴奈特又開口，看著孩子們紛紛面對面，蓄勢待發，他終於宣布遊戲開始。

安迪一下子縮短與兄弟間的距離，他大口大口的模樣很難想像他們之間的餅乾竟然能支撐住那股衝擊感。對面的安格斯倒是不疾不徐，豪不受手足影響的繼續進行自己的步調。

伊蒂絲這邊，較年長的姊姊採取小心翼翼的姿態，隨時注意著那根細細的餅乾的狀況，緩慢而規律的前進。另一方面亞德里恩倒是像顧慮著什麼似的，動作遲緩而猶豫不決，目光總是忍不住在甜食與姊姊之間徘徊。

怎麼說呢，雙胞胎小隊的默契還是足的另人佩服，姐弟小隊卻有種莫名的純情感。

巴奈特今天用麻瓜點心取代了香菸，撐著臉頰，動手畫下這個和諧的畫面。

當他不知不覺進入忘我的時候，喀嚓的一聲讓這位藝術家回過神。

小伊蒂絲咬著那僅存的一半餅乾，眼裡閃爍著好玩的目光，眨啊眨地對巴奈特笑。「我們比完了呦！大家都好好吃到最後，沒有斷掉！」

「可是我們比較快！」安迪大聲抗議，這次連安格斯也跟著附和。

「吃到最後的都是贏家。」巴奈特露出一抹微笑，動手摸摸女孩的頭頂，然後從口袋裡拿出更多地糖果餅乾。

孩子們頓時眼睛一亮，紛紛圍上這位年長者。巴奈特看著他們小聲討論誰要什麼，糖果怎麼分、餅乾怎麼交換，聽得他都餓了起來。「但是，首先。」他開口，所有人立刻停下動作，回頭望著他。「把我得餅乾還來，我還要吃。」說完，一手壓住伊蒂絲的後腦，貼近。

「這是某年十一月十一號發生的事情。」巴奈特吐出一口菸氣。

「你不是喜歡男的？」

「那時候伊蒂絲的頭髮很短，也不穿女裝，還配劍看起來就像小男孩。」他聳肩，對於身旁者的眼神似乎毫不在意。「而且我鬧著他們玩的，快要碰到的時候就咬斷了。」

「然後那女孩就嚇壞了。」友人挑眉。

「沒錯，然後男孩們聯合起來保護他們的姊姊。你能想像一瞬間被三個男孩拿劍指著的樣子嗎？」

「活該。」

「但值得。」